

长江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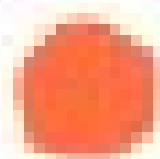
[苏] 柳·乌瓦罗娃 著

邵居

涂尚银 朱钦源 周克新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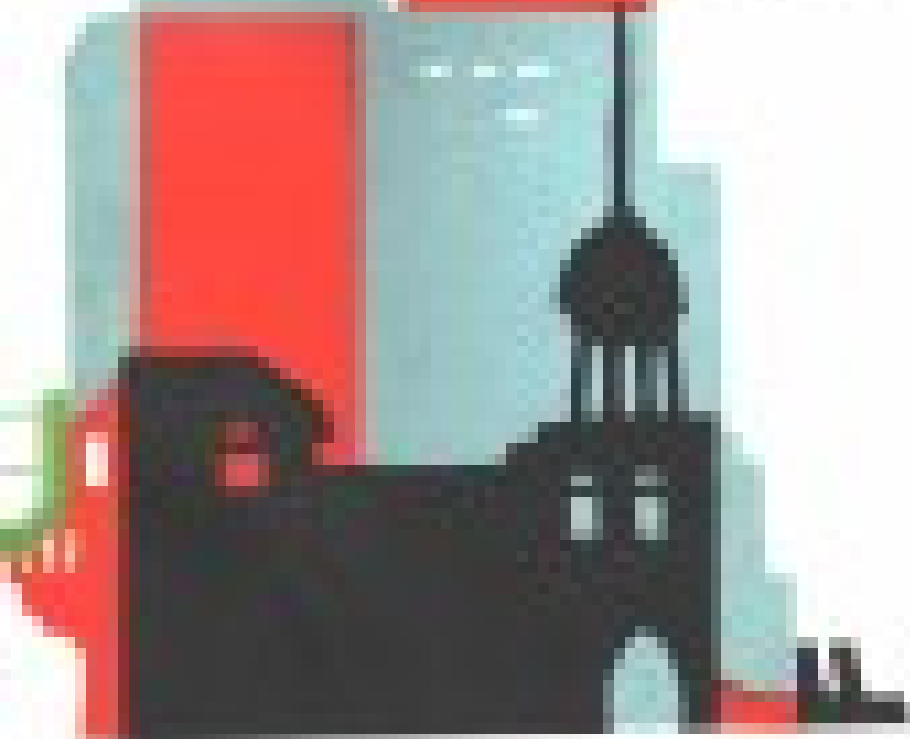
鲁迅先生逝世周年纪念



鲁迅先生逝世周年纪念

郢居

鲁迅先生逝世周年纪念



鄂居

(苏) 柳·乌瓦罗娃 著
涂尚银 朱钦源 周克新 译

译

ЛЮДМИЛА УВАРОВА
СОСЕДИ
СУМЕРКИ ПОСЛЕ ПОУДНЯ

据《МОСКОВСКИЙ РАБОЧИЙ》1981年版和
《ЮНОСТЬ》1981年第十一期译出

邻 居

〔苏〕柳·乌瓦罗娃
徐尚银 朱钦源 周克新译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发行
襄樊日报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2.875印张 3插页 240,000字

1985年7月第1版 1985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900

统一书号：10107·420 定价：1.95元



作者 像

编 者 的 话

凡是稍微注意当代苏联文学的读者，对于柳德米拉·乌瓦罗娃这个名字并不感到陌生，因为她的一些短篇小说如《姐妹》、《我们都是男子汉》、《归心》、《莫斯科三日》等都曾先后在我国一些杂志上发表过。

苏联卫国战争期间，柳德米拉·扎哈罗芙娜·乌瓦罗娃的才华已初露锋芒。她当时担任苏联情报局的记者，为许多报纸、杂志撰写通讯、特写和小说。而在一九五九年由苏联作家出版社出版她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奥列霍夫卡在受话》，继而又在几家出版社出版了她的长篇、中篇、短篇小说集近四十部，于是她便蜚声文坛。

在乌瓦罗娃的创作中，不少是以莫斯科人的生活为题材的。她的作品中的主人公包括了社会各阶层，有工人、农庄庄员、司机、营业员、士兵、话务员，也有学生、大学教师、医生、工程师、记者、运动员等。普通的苏维埃人的命运与日常生活，在她的笔下表现得淋漓尽致，栩栩如生。她的文体优美，思想清晰，形式新颖，风格独具一帜。因此她的作品不仅为广大的苏联读者所推崇，也为国外的读者击节赞叹。

乌瓦罗娃的作品反映了普通苏联人民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展现了他们悲于在战争中失去亲人而奋力工作、关心集

体、热爱劳动、乐于助人的精神风貌。她的作品富于思想性，着重写道德、责任感、忠诚、幸福的主题。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她以爱情为题材的作品，如《婚礼》(1959)、《继母》(1959)、《本报记者》(1960)、《廖恩卡》(1960)、《姐妹》(1978)、《带狗的单身汉要租一间房》(1982)、《最亲爱的人》(1983)等；作者在这些作品中讴歌严肃的、坚贞不渝的爱情，谴责对爱情的轻率和玩世不恭的态度。

长篇小说《邻居》(1981)是描写莫斯科人生活的一件真正的艺术作品。虽然这里没有什么“情节跌宕”、“妙趣横生”、或如列夫·托尔斯泰所说的“惊心动魄”，但作品中的思想内容之重要，形式之新颖，风格之独特，作者之真诚，都应称这是一部佳作。一幢公寓的几户人家，彼此为邻，朝夕相处，看似平常，但每家有每家的命运，各人有各人的愿望。这就构成了当今社会生活的一幅情态画的长卷，写出了什么是“人生”。娜杰日达本人及其侄子瓦列里克的命运，谢瓦兄妹的真挚情谊，格罗莫夫的今昔对照，乃至廖利娅的荒唐行为以及她后来的觉醒，都紧扣着读者的心弦，使我们有时不得不放下书本，沉思生活中的善与恶、真与伪究竟怎么区分，人生到底是什么，人应该怎么生活？

这部长篇小说以现实主义为基本的创作方法，对现实生活的描写和过去历史的回顾交织迭出，其中虽有多层次的结构，多种布局，但线索分明，错落有致。如果读者留心细读，那它将给我们知道什么是人生。

中篇小说《午后的暮色》也是乌瓦罗娃的一篇力作，是一部较典型的“莫斯科生活”题材的作品。小说表现了现实生活中的一幕发人深省的家庭悲剧。作品通过“我”——

个早熟而又纯真的少女里亚莉娅的独语孤诉，把一个普通的莫斯科家庭从和睦到破裂的发展过程展现在人们的面前。作品谴责了生活中那种弃家庭义务和责任而不顾，一味追求自身安逸的自私态度，鞭笞了破坏他人幸福的庸俗和伪善的不道德行为。乌瓦罗娃写作这部小说的意图显然是要以此来提请现实生活中的人们：他们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他们对生活的不严肃态度和自私行为，不仅会使家庭离散，使自己后一代的幼小的心灵承受不该承受的痛苦，而且也有害于社会道德面貌和社会风气。

《午后的暮色》所表现的生活内容，所涉及的社会问题，绝不是无关宏旨的。不能否认，在现实生活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的改善，在相当一部分人身上，滋长了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思想，他们越来越不择手段地追求舒适安逸，讲究物质享受，这不能不严重地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整个社会的风气和道德面貌。乌瓦罗娃敏锐地抓住了这个带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并形诸笔墨，意在引起社会的注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午后的暮色》不失为一部包含了积极的道德含义的作品。

目 录

编者的话..... (1)

午后的暮色..... (1)

邻 居..... (71)

午后的暮色

去年秋天，我们和睦、美满的家庭破裂了。不管怎么说，我从小就觉得这个家庭是和睦的，可是现在它破裂了……

如果要从头说起的话，那么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有一天，我从学校回家比平时要早一些，因为我们的地理老师病了。她在课堂上鼻子突然出血，原来是高血压病发作了。她很快被送到了医院门诊部，我们也就放学回家了。

我在我们住宅附近的路上意外地遇见了萨姆松。他是爸爸的一个亲戚。我和我弟弟阿尔卡什卡叫他“菲库斯”^①。菲库斯来此地时间不长，也就是一两年前的事吧。在这之前，我们压根儿不知道爸爸还有这么个谁也不认识的远房亲戚。

我觉得菲库斯好象有些尴尬，甚至对我们的偶然相遇不甚高兴。

“您是去我们家？”我问，“还是刚从我家出来？”

“不，我只是路过这儿。”他说，避开我的目光，望着我头上的什么地方。

我请他到家里坐坐，当然，这八成是出于礼貌，因为从内心来讲，我并不喜欢他。

“愿意上我们家坐坐吗？我给您烧茶……”

① 俄语Фикус，意即橡皮树，是一种作观赏用的室内盆景。

“啊，不啦，现在不行，谢谢。”他回答说。目光仍然停留在我头上的什么地方。

“真的，我们的玛拉病了，”我蓦地想起说，“她得了流感，现在好象快好了……”

我们全家——弟弟阿尔卡什卡，我，还有爸爸都把妈妈叫玛拉。她喜欢这么称呼她，因为小的时候她家里人都叫她玛拉，她说，只要一听到“玛拉”，她就好象一下子又回到了童年，又变成小姑娘了……

“怎么样，您去吗？”我淡淡地问。

“好，不……我是说不去了。”他心不在焉地回答，然后掉转头，几乎是跑着走开了。

我惊诧地瞧着他的背影：他这是怎么了？好象变成了另一个人……平时他对所有的人都是那么殷勤，那么彬彬有礼的呀！

他第一次来我们家，好象是在一个星期天，那天我们全家都在家。他要找爸爸——瓦季姆·谢尔盖耶维奇·柯舍廖夫。

“我就是瓦季姆·谢尔盖耶维奇，”爸爸说，“瓦季姆·谢尔盖耶维奇·柯舍廖夫。请问您是谁？”回答爸爸的是一阵紧紧的拥抱。随后，他略微松了松手，亲热地端详着爸爸愕然的面孔，接着又使劲地拥抱起爸爸来。“瓦季克叔叔，”他说，“我是莉莉娅婶婶的儿子呀！”“莉莉娅婶婶？”爸爸疑惑地重复道。“是的，是莉莉娅婶婶。我想您还没忘记她吧？”“没忘。”爸爸眨巴着眼迟疑地回答。我却马上明白了：他并不记得什么莉莉娅婶婶。要知道，爸爸待人一向客气，温和，害怕因为一两句话而得罪别人，岂止一两句话呢，甚至连目光也得

留神！

我十二岁的弟弟阿尔卡什卡断言，爸爸甚至对路上的狗也会以“您”相称的，这样他就不会无意间挫伤它们的自尊心了。

“是这么回事，”莉莉娅婶婶的儿子接着说，“我和妈妈一直住在叶尔查。现在妈妈留在家里，我来这儿了……”“太好了，”爸爸说。“我叫萨姆松，是莉莉娅婶婶的小儿子……”“我很高兴。”爸爸满脸堆笑地说着，这样萨姆松就不会疑虑自己来的不是时候了。

后来，当我在厨房里做着晚饭，而玛拉和萨姆松在大房间里客气地聊着时，爸爸凑近我耳边小声地说：“上帝作证，我可对他毫无印象。我也不认识什么莉莉娅婶婶……”“别说了，”我说，“你不过是忘了。”他迟疑地继续说：“是的，我以前是在叶尔查住过，但这已经是很久的事了，你祖母家是有一些远房亲戚……”“太好了，”我高兴起来，“全清楚了。”爸爸顿时同意了我的分析：“是啊，当然，只是别让他看出我怀疑过他，懂吗？”

我点点头，端起放有茶杯的托盘向房间走去。

然后，我们全家坐了下来，听萨姆松谈他自己的事。原来，他读中学时语文成绩就全班拔尖，他的作文常常在全班朗读，给其他学生作示范。中学毕业以后，他进了当地一家报社工作，他的职务逐级提升：起初是通讯员，尔后当了采访员，后来又进了新闻部，再往后就开始写作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写些长篇特写和各类文章……

“您在部队服役过吗？”爸爸问。萨姆松双手按住紧贴针织衫的突出的胸脯，恳求地说：“瓦季克叔叔，您这是怎么

啦？”“什么？”爸爸惶然了。“您怎么对我称‘您’呢？”萨姆松不解地举起双手，仿佛在要求绝对公正似的。“我小的时候，您喜欢我，爱护我，我也爱您，尊敬您。可现在，您却把我当成外人，称起‘您’来！”“对不起。”爸爸窘迫地嘟哝着。

由于窘迫，爸爸的眼镜镜片上一下子蒙上了一层水气。他取下眼镜，不知所措地用棉布巾擦拭起来。我发现爸爸脸上出现了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笑。这是一种谄媚的笑。大概他是在竭力弥补自己无意间对萨姆松造成的过失吧。

“请原谅，”萨姆松宽容大度地说，“归根结底，我不能真生您的气！”“是的，那当然。”爸爸说。“我没在部队服过役，”萨姆松又说，随后又特别补充了一句，“因为我是平脚。”“是一种脚病吗？”玛拉问。他笑道：“不，瞧您说的，只是这种脚可以免服兵役。”说完又转向爸爸：“现在，我拿定主意来首都。所有的人都对我说：去莫斯科吧！去莫斯科吧！”

“就和契诃夫的《三姊妹》里说的一样。”玛拉低声道。

萨姆松眉开眼笑：“什么？您说什么？您说得妙极了！”“不，哪儿的话。”玛拉很难为情。她垂下眼帘，满脸通红。她一下子显得年轻多了。萨姆松望望她，又望望我们，想必真的惊呆了：难道我们会是她的孩子？……

“就这样，”萨姆松半边脸朝玛拉笑着，另半边脸显露出对爸爸的尊重（直到现在我不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可他做得出来）。‘大家常常劝我：‘萨姆松，你应该去莫斯科，那里才是你大显身手的地方，你的才能只有在那里才能施展。只有在莫斯科！’”

“您有什么才能？”我问。

仿佛没有听见我的问话，也可能认为没有向我解释的必

要，他继续说：“于是我拿定主意，放弃了一切，来这白石墙城①投奔你们了。”“太好了，”爸爸吁了口气，“好极了！”“瓦季克叔叔，”萨姆松急忙又说，“我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我将住在我妈妈的表妹家。她叫卡芭。您还记得她那鼻子翘翘的样子吗？有一次她还差点叫牛给撞了。”“可不是，可不是，”爸爸一边搪塞，一边透过眼镜狠狠盯了我一眼，因为这时我正在做鬼脸，竭力不让自己笑出声来。

“是的，我将住在卡芭姨妈家，她在谢列兹涅夫卡街有两间房，房间不太理想，有什么办法呢？可是我会弄到一个单独住处的，只要一张条子，一切都解决了。谁能料到卡芭姨妈也有一些不坏的关系呢？简直叫人惊奇！”“是的，当然，”爸爸客气地小声附和着，然后问：“你打算在哪儿工作呢？”“这正是最主要的，”萨姆松说，“亲爱的瓦季克叔叔，我就是为此来求您的……”原来，他是要爸爸把他安排到某个出版部门工作，或者杂志社，或者报社，起码是出版社。

“安排？”爸爸很奇怪，“可我既不是记者，也不是作家，怎么能安排你的工作呢？”“算了吧，瓦季克叔叔，”萨姆松确信地反驳道：“您以为我们外省人就什么也不知道？连住在叶尔查的人都听说，您在莫斯科熟人多，结交广，您的话顶用……”萨姆松显得很激动，眼睛闪闪发亮。好一个滑头家伙！

萨姆松继续说着：“凭您的话，瓦季克叔叔，凭您的声望，只要您一开口……”“好啦，行了，”爸爸打断他的话。爸爸优柔寡断的性格承受不了这种遏止不住的阿谀奉承的进

① 白石墙城指旧莫斯科城。十四世纪前，克里姆林宫城墙系用木料建造，十四世纪改建为白石墙，莫斯科因此也被称为“白石墙城”。

攻。“真的，别这么说……”“请帮帮我，瓦季克叔叔，”萨姆松把两只白里透红的手掌合在一起：“求求您。”

“实在的，瓦季姆……”玛拉附和着说。

“行，行，好吧……”爸爸又摘下眼镜，擦起镜片来。“我试试看。”

看来，萨姆松是个一旦抓住了什么就不再轻易放手的人。第二天一早，电话铃就响了，话筒里响着萨姆松压低了的声音：“请瓦季克叔叔接电话。”“你的电话，爸爸。”我说，“是那个从叶尔查来的人，他已经盯上你了。”

爸爸责备地瞧了我一眼，拿起了话筒。“是的，”他说，“你好，你好。还没有，没来得及呀，我尽力好了。别这么说，何必呢？”

“开始了，”我想，“滔滔不绝的甜言蜜语开始了。”

次日，萨姆松来了，一直坐到夜里十一点。过了两天，他又来了。周末，爸爸的一个好心的熟人，《妇女杂志》编辑部的负责人同意了接受萨姆松做杂志的编外通讯员。

萨姆松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噢，瓦季克叔叔；我说什么了？”他反复念叨，“不，瞧我这人！我知道我在说什么！”

他的幸福是这么纯真。看到他那喜形于色的样子，连我也不能不为他感到高兴，尽管从一开始我就厌恶他。

萨姆松差不多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漂亮男子：他的脸上找不出任何缺陷。可我讨厌他那过于绯红的面颊和始终如一的笑脸。很难相信这种笑是真诚的。

他依然常来我们家，卡芭姨妈家里没有电话，可他的全部工作都少不了电话。

每天，一脱去外衣，就得拿起话筒。“我是莫洛奇科夫，

《妇女杂志》编辑部。”他开始和自己众多的采访对象交谈起来，——他们是：婚礼宫的经理、地区人民教育局的女主任、美容院的主治整容师、百货商店礼品部的女主任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人物。

我和阿尔卡什卡都不喜欢他。阿尔卡什卡把他叫做“菲库斯”。

“他就象大橡皮树，又光又亮，却毫无用处。”阿尔卡什卡说。

菲库斯就菲库斯吧。我同意阿尔卡什卡的叫法。渐渐地，我们俩习惯于叫这个绰号了。

有时候我们说：“这几天菲库斯老占电话，一打就是两个钟头，谁也拨不通我们的电话……”

有一次玛拉听到了，她很奇怪：“为什么起这么个绰号？难道萨姆松象橡皮树？”“象。”阿尔卡什卡毫不含糊地回答。我也补充说：“简直一模一样！而且还滑头滑脑。”

玛拉不无道理地问：“怎么？菲库斯还滑头滑脑？”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依我看，“萨姆松”这名字跟他这个过早发胖、臀部肥大、面颊绯红的人就是极不相称。

起初，玛拉对萨姆松多少有点戒备。她仿佛在观察他，要弄清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然而他却能够赢得她的欢心：当他听说玛拉想买一件丝绒上衣，于是就托人弄到了一件，送到我们家里。包装盒很精美，淡紫色的，外面系着一根雪青色的缎带。

“您收下吧，姑姑，”萨姆松说（从第一天起他就称玛拉为“姑姑”了），“收下吧，这是从赫尔辛基最好的商店里直接买来的……”

玛拉匆匆解开缎带。看见上衣以后，她惊喜地叫了起来，眨眼功夫便把衣服穿在身上，飞快地跑到了镜子跟前。

不仅玛拉自己，连我，萨姆松，爸爸——我们所有的人都不能不叹服：这件抬肩和折领做工精细的蓝上衣对她来说是多么合身啊！

“怎么样，帮了倒忙吧？”萨姆松问玛拉。她却盯着镜子里回答说：“还要怎么帮忙……”

后来，我对阿尔卡什卡说：“连玛拉他也能买动，厉害不？”“谁也收买不了我，”阿尔卡什卡确信地说。我也跟着重复道：“我也是永远不会被收买的！”

可爸爸——需要了解一下我们的爸爸——却不知怎地板着脸孔说：“你抓住他什么啦？他是亲戚，况且在莫斯科是孤身一人，他喜欢我们，想和我们交朋友……”

我不禁笑了起来。“树林里的小松树也不象你这般幼稚，爸爸，”我说，“亲戚？喜欢我们？想和我们交朋友？你想过吗，如果你没有副博士和学院实验室主任的头衔，他能来向你提他的童年吗？请你相信，他永远也不会来喜欢我们的！”

“才十五岁的毛丫头，说话却这么尖刻。”爸爸说。

我们的简短争论就此结束。谁也没能说服谁。

与此同时，萨姆松却一鼓作气，越干越欢。他被编为正式人员，开始主持杂志新开辟的“忠告”专栏。新的工作很合他的口味。他的兴趣异常广泛，他开始在生活的所有领域为人们出谋划策。他开导人们：怎样同离了婚的丈夫保持良好关系；怎样做到既不失尊严又能同执拗的婆婆和睦相处；怎样在十五分钟内将少量面粉烤成大馅饼；怎样只加一团新毛线就可将旧毛衣翻新为雅致的连衣裙；怎样修理缝纫机；